

## 第 1 章

“约尼 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一边凉快去。”

“求你啦 求求你啦！”

约尼看看我 长叹了一口气 就好像我是一堆臭狗屎。我呢，特想摸摸约尼没刮胡子的脸。我知道要是我把手伸过去，他肯定对我不客气。

“约尼 咱们就呆上一二个小时。你想什么时候甩掉我都行。”

“鲍 你可真难缠 除了这事 你就没别的事可做啦？！”

约尼一边抢白着，一边打开了车门。我乘机往车里钻，不想衣服还被车门手刮了一下。约尼开始发动他的丰田车，弄得车轮子吱吱作响。我连忙移开顶在仪表盘上的篮子。车内的汽油味、约尼身上的香水味、烟草味、皮革味、夹心饼的奶酪味扑鼻而来。

约尼握着方向盘一言不发。我用眼角瞟了他一眼，真想用我那涂着红指甲油的手指刮一下他那俊俏的鼻梁，轻轻地抚摸一下他那双明亮眼睛下的眼泡，抹平他圆唇周围的深深皱纹，弄乱他那刚刚剪过的一头金发。约尼 我心中低声呼唤

着他的名字：“约尼 约尼……”

约尼的手腕布满了米色的汗毛，他的手指有如钢琴家一般纤长。约尼按下收音机的开关，扭大音量旋钮，车厢内立刻充满了震耳欲聋的噪声。

我讨厌硬邦邦的摇滚乐，受不了那震天动地的轰鸣声。我喜欢听着埃奥尔·加尔奈的歌，沿着海滨开车兜风。我们的车驶进了与火车道平行的快速路，爬坡进入了第达工业区。此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约尼减慢车速，停在了一个公交车的站台旁，随手摇下车窗玻璃。只见一个傻乎乎的胖女人扭着肥大的屁股向我们走来。我做了一个十指交叉的手势，胖女人立刻理会是约尼要从她那儿搞些白粉（海洛因）。约尼把手中的票子一弹，胖女人一把抓过去，顺势将一袋白粉塞给了约尼。约尼轻轻捏了捏胖女人的脸蛋儿。随后，我们又继续前行，来到了商业中心的停车场。约尼开始吸食白粉，我则扫视着四周的动静。其实约尼并没暗示我这么做。约尼等我开口说话，我就是沉默不语。他鼻子一哼，脸上露出一丝冷笑，接着便破口大骂。我扭过脸不去理他。约尼用手顶着我半边脸，逼我扭过头来。

一帮小阿飞就站在对面一间蓝白色的大厂房旁，他们每人一辆轻便摩托车，身体藏在车身后，好似一伙坚守堡垒的工兵。他们放在地上的手提收录机播放着摇滚乐。阿飞们的一阵阵狂笑声不时传过来。

“去，向他们要盒香烟来！”

“约尼，他们会杀死我的。”

“怎么，不想和我一起去夜总会了，不想去啦？”

约尼打开车门，冷不丁地把我推出了车外。我双膝跪倒在地。那伙阿飞转过身来看我，其中一个人大声喊道：

“过来呀，亲爱的！”

约尼点上烟，得意洋洋地吸了起来啊。汽车仪表板上的杂物箱内有枝全自动手枪。约尼指着枪恐吓我：“快滚过去！”我站起来，整了整蓝色工装裤上的新月形背带，摇摇摆摆地朝那帮阿飞走过去。他们瞧着我，笑个不停。我用手把散落在脸上的几络头发往后拢了拢。约尼特不喜欢我的这个动作。

我到了这帮家伙面前，发现他们都是些 14 岁到 16 岁的少年。在这个年龄段，他们易于冲动，缺乏理智和对人的同情心。我看他们个个喜形于色，身壮如牛，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酒臭味。其中一个个头不高，年龄最大的家伙双手叉腰向我走来。他的双臂滚圆，能当打棒球的棒子。我估摸他就是这伙阿飞的头儿。

“这个女人怎么啦？她走错路了？”一个长着满脸粉刺，一头棕发的高个子尖声说道。

又是一阵狂笑。我对面前的矮个子说：

“请问，有香烟吗？”

他的同伙们相互看了看，想群起攻我，但又没动静儿。只见那头儿挺着肚子，迈着罗圈腿向我扑过来。他大概是孩提时过早学走路长成了这副样子。矮个子从牛仔裤的屁兜里掏出了一个被压扁的烟盒，慢腾腾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枝，朝我的双唇塞过来。那帮阿飞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

“给你点上？”他说。

我向他一努嘴：

“请……”

同伙的笑声停了。那头儿心想是该自己交桃花运的时候了。在这帮阿飞急不可耐的目光注视下，他掏出打火机，用拇指一拨，明晃晃的蓝火苗喷了出来。他身子前倾，后腰一拱，小肚子便贴到了我身上。我们双目交织在一起，只见他两眼圆睁，退后一步大声喊道：

“娼妇呵又不像呀！”

这帮阿飞弄不清怎么回事儿，只是出神儿地看着。

“哦，一个娼妇！”那头儿接着又说。

阿飞们群起哄闹。一只啤酒瓶在地上被摔得粉碎。那头儿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发疯似地要扯掉我的上衣，但马上又松开了手，好像想吃饭一下子又没了胃口。

“你是什么东西，你？”那头儿唾沫星四溅，用力推开了我，“你以为我们都是鸡奸者？你把我们都看成这种人？”

那头儿嘴角满是白沫，鼻孔喘着粗气。在他那心烦意乱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躁动。我两眼盯着他回答道：

“谢谢你的香烟……”

我清楚一场羞辱马上会降临到我的头上。这帮阿飞也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约尼更明白将有一出好戏可看。说不定他现在正躲在车里偷偷乐呢。因为我知道这帮阿飞是不会放过我的。为了约尼，我甘愿受辱。

一个阿飞手持扳手强迫我跪下，另一个扯住我的头发往后揪。我强忍着，没做任何反抗。第三个抓住我裤子上的拉链向下拉，一下子露出了里边的红色三角裤。这帮阿飞见此情景，便叽叽喳喳议论起来。他们想扒下我的三角裤，可一个个都笨手笨脚的。

空气中弥漫着汗味、胶鞋味和喧闹的“火药味”。阿飞们的面前摆着六副气垫。他们就像一群猪，把我当成盛满食物的槽子，围在我的周围。我半裸着身子，地上的收录机则不停地播放着刺耳的摇滚乐。

那头儿抓住我的头发耍弄我：

“说，我是个下贱女人，我不是男人！”那头儿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他的同伙也跟着起哄并骂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是 我是个下贱女人。对 我不是男人。”我一边说，一边顺手把手上沾的机油抹到了那头儿的牛仔裤上。那头儿顿时暴跳如雷 猛地扇了我一耳光 大吼道：

“你想跟我找碴 嗯 你想找我们的麻烦！”

我用眼角扫了他们一眼 心想这不过是一窝雏儿 并非拈花惹草的风月老手。我对那头儿莞尔一笑：

“宝贝儿 我想跟你老子玩玩儿！”

这帮家伙一下子都成了闷葫芦。但气氛依然紧张。这一切都被约尼看在眼里。恰在那一瞬间，我见约尼砰地关上了车门。“约尼 你别走 我不都按你说的办了么！”可那辆丰田车还是一溜烟开跑了。

这帮阿飞立刻又折腾起来。他们开始吸食白粉 接着就对我拳打脚踢，直到把我打倒在地。然后这帮家伙再把我拽起来 左推右搡。我成了他们手中一个“不会说话”的玩偶。他们猛踢我的小肚子，弄得我呕吐了起来。幸亏他们不是专业打手 只是像孩子们打逗似的。可临到最后一脚却正踢在了我的额头上 我昏了过去。

我躺在水泥地上的一个冰凉的水洼里。一股臊气味、汽油味和啤酒味直撞脑袋。我慢慢地爬起来 也不知道什么部位受了伤。此时的太阳有如一个玫瑰色的火球 正在冉冉升起。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竭力不让自己的身体失去平衡。我觉得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似的。我的裤子被揉成一团撒到了一边 上面沾满了呕吐的食物。我拾起裤子弄平整 抖了抖 重新穿到了身上。那裤子又湿又凉。

我挠了挠头发 拨掉了粘在头发上的脏东西。这时 我发现红珍珠项链已经七零八落 珍珠滚了一地 身上只剩下一个别针。其他饰物也被一个趾高气扬的小阿飞踩得粉碎。

我沿着马路上划出的一条黄色路标线朝前走，来到一家店前的自动玻璃门前。玻璃门反射出我的样子真让人惨不忍睹。头上起了个碗大的包，鬓角处肿了一片，下嘴唇裂了个口子。好在眼睛没被打坏，只是左眼眉擦破了点皮。那模样恰似一个被击败的拳击手。

我 28 岁，姓鲍，身材不高，一头浓密卷曲的波浪式头发披在肩上，从外表上看和女孩子没什么两样。我爱约尼，但他不爱我。他爱的是那些脸蛋儿漂亮的女孩。

我向玻璃门中的身影吐了一口唾沫，扭身走了。路边的垃圾桶露着一个快餐盒，我伸手抓了张用过的餐巾纸，擦了擦脸上的血迹。我不由地又想起了约尼。他此时可能正在房间里睡觉呢，或许在注射大剂量的可卡因，说不定他又病倒了，也没准儿要我为他煮咖啡。这时一辆公交车慢慢驶过来，车身有些颠簸。我直朝汽车站快步奔去。突然有人喊道：

“喂，鲍，瞧你这副样儿，你这是上哪去呀？”

我抬头一看，原来是莫萨开车路过此地。我继续往前走，莫萨追了上来。

“哎，我说鲍，你怎么变成了个聋子，非揪住你的耳朵才听得见吗？”

我停下脚步，大口地喘着气。心想怎么又碰上了莫萨这个讨厌的警察。莫萨把车熄火后，下了车。他一边伸着懒腰，一边走了过来。他耸了耸眉毛，从头到脚把我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鲍，怎么今天早晨起得这么早啊，精神儿还不错吗？冷不丁一看，还真像一个妙龄女郎……”

我没作声。莫萨面对我站着。他大块头，那派头儿跟德尼思·罗德曼差不多。他不停地掰弄着褐色的手指，弄得骨节劈劈啪啪作响。然后，又用手指挠挠他那缺少光泽的寸板头，打了个呵欠。

“我呀，我猜得出你这一夜肯定没得安生。难道不想跟我莫萨诉诉苦？”

我爱搭不理地嘟囔说：“没事儿 探长先生。”

“你、我 咱们是什么人，莫萨话里有话，这你很清楚 咱们可都是改头换面的人。”

“我还真不适应这种男女角色的变化。”

“甭瞧你说的 除了这个 难道没有别的事儿啦？”

“有伙人揍了我一顿。我也记不清是什么人了。当时我肯定是被打倒在地了。”

“你的意思是说 你栽在那伙搞同性恋的阿飞的手中啦？”

莫萨干笑了一声，而我耸了耸肩膀。

“鲍 我同情你 我更可怜你。每次见面都让我想到早晚会有那么一天 当你躺倒在水沟里时 我来救你。鲍 你还不到30岁吧。”

我不在乎年龄 别人也都知道我不在乎年龄。我惟一在乎的就是约尼。哪怕和他呆上一个小时 我都感到满足。约尼是属于我的 我是属于约尼的。我真的想作他的妻子 哪怕作他的情妇，或是作他的女仆。

莫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手指敲着汽车的顶部 显得有些不耐烦。

“我刚刚连续干了 12 个小时 我得走了。”莫萨说，“我来给你付杯咖啡钱？”

我摇了摇头。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得赶在约尼干活前见他一面。莫萨又抻起他的手骨节 不再说什么 长叹一口气 开车走了。

莫萨作为莫尔地区的一名警察 干事还是比较得体的。对于那些拉皮条的人、变性者和吸毒者 他总是找机会与他们接近。他觉得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没必要把事情弄得过分紧

张。

公交车来了 我急跑了两步 直觉得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的。我翻翻口袋找出点儿零钱。司机示意我赶紧坐下。我连忙朝车里边走去。清晨的这个钟点 人们来去匆匆 有的去上班 有的刚下班。下班的人脸色黯淡 眼圈发黑 无精打采。人们斜眼看着我 小声地议论着 生怕说错了什么。“你说这个人是男的 还是女的？他（她）怎么成了这模样？”你们可曾见过人妖……”

人妖就是那些男人做性转移后的人，整个过程就像人们出入境一样。这里的性转移不过是人在自身肉体上从同性恋者变为异性恋者的游历。我轮换着说两种语言 从男人调到女人腔。有时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好比一所房子 房主是原来的我鲍顿，而现在的我鲍则是房客。当我彻底做完变性手术后，鲍就将成为我身体的惟一主宰者。唉 真让人不寒而栗！而以后，我就会成为一钱不值的废物。

我来到了约尼的住处。虽然天气很冷 我却浑身冒汗。约尼住在老城。从前 我也曾住在那里。约尼住的是一所老式楼房。那楼的颜色原是黄色的 百叶窗是绿色的。我顺着楼梯往上爬。楼梯间里散发着一股猫尿味。约尼住在五层。门上贴着一张字条 约尼·贝尔蒙特。我不相信这是他的真名实姓 我怀疑这是他真正的住所。在我看来 这只不过是供其淫乐的地方。我敲了敲门 约尼在房里喊道：“进来。”我心想 他还真在这儿。

我一直进到了卧室里。约尼坐在深色的地毯上 身旁睡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子。女孩子嘴张着 她的手旁边有一个空啤酒瓶和一个用过的针管。约尼看看我，好像我是一个陌生人。

比萨饼盒中有几只蟑螂。约尼捏起一只 让蟑螂落到了女

孩子的嘴中。女孩子惊得跳了起来，憋得喘不过气来，用力往外咯，脸都憋紫了。女孩子又是一阵咳嗽，两眼瞪得圆圆的。约尼在一旁却大笑不止。

女孩子终于吐出了几个字：“这是怎么回事……”约尼对女孩子仍不善罢甘休，弄得女孩子一个劲地流泪。约尼索性把女孩子扔到床边上，让她趴下，然后抽打她的屁股。与此同时，约尼两眼紧紧盯住我。他得意洋洋，露出一副典型大男子主义的嘴脸。然后，他转身走进了淋浴室。

女孩子偷偷地看我，生怕我揍她一顿，连忙提起那条又脏又破的毛织裙子。她的牙齿被约尼打坏，往地上直吐口水。她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该死的东西，神经病一个，我得赶快跑。”

屋外有敲门声。

“有人吗？”布尔粗声粗气地喊着。布尔膀大腰圆，脑子好使，人称小推土机。他住在约尼的对门，跟约尼是铁哥们儿。

布尔走进房间，不怀好意地看了看女孩子。这家伙一肚子坏水。约尼撩开淋浴间的幕帘，露出湿淋淋的身子，只见他身上布满了一层金黄色的汗毛。

“你自己动手。”约尼对布尔说。

布尔盯住女孩子，顺手倒了杯饮料。我两眼看着窗外的鸽子。听见女孩子不再哭了，我才转过身来。布尔穿好衣服，一边往外走，一边大声喊：“我去买羊角面包。”约尼还在淋浴间。我看女孩子喘着粗气，便捡起她的衣服递给她，说道：“快走！”

女孩儿十六七岁，长得并不漂亮。满脸的泪水，流着鼻涕，嘴唇青紫，眼圈发黑，手臂上还有针点。看来是一个吸毒的新手，但用不了多久就会难以自拔。女孩儿伸出指甲参差不齐的手朝我的脸摸过来。

“有人打了你？”

我耸耸肩。女孩儿挨人打恐怕是家常便饭。她的问题倒是引起了我的阵心痛。我不是心痛自己，而是心痛她，心痛遭到拳打脚踢的这个女孩儿，心痛女孩儿的那副可怜相。有心理学家说过：“今天是你过去的影子。”

女孩儿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发。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不用多问，快走，永远别再来。他是个疯子。”我边说，边用头指着淋浴间内的约尼。

淋浴间的塑料帘拉开了。

“鲍，你在说什么，你这个白痴。”

“我没说什么，约尼。”

“你骗谁？”

约尼光着身子走出了淋浴室，身上挂满了水珠。他让我站在对面，似乎有意让我欣赏他那优美的身段。约尼浑身上下一抖，一些水珠溅到了我的脸上。我舔舔嘴唇，看见那女孩儿倒退走出了房间，裙子紧紧裹在身上，脸上还留着一片恐慌。女孩子关上房门，接着传来的便是匆匆下楼的脚步声。我心想，不知今天晚上这女孩子又和哪个男人上床呢，又会受到什么样的摧残和蹂躏呢？

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约尼。只见他擦干身子，穿上衣服，系上一条真丝领带，又加上一件外套，然后把他那剪得十分得体的头发梳了又梳。可再看那房间，地板糟朽了，床垫满是污点，蟑螂爬了一地，未洗的餐具擦了一堆，垃圾箱的污物冒了尖。约尼提起纯皮的小手提箱，朝我走了过来。

“鲍，刚才你说什么？”

“我说谢谢。”

“你谢谁？”

“谢谢你，约尼。”

话刚出口 约尼上来就给我一耳光 打了我一个趔趄。

“谢谢若那唐 懂吗？”

“谢谢若那唐。我懂了。”

约尼不由分说又给了我一耳光 而且比刚才打的还狠。我一头栽到了一堆旧报纸上。

“谢谢 若那唐。”

约尼瞥了一下手表 说道：“你滚 我还有事。谁让你没运气呢 鲍。我今天确是精神儿十足 只可惜没功夫跟你玩。”约尼把我推出房门 顺手将门锁上 便下楼去了。我手扶着墙壁慢慢出了楼。约尼知道我离不开他。他更清楚为了他我随时都可以去死。眼下这个样子 真让我受不了。自从我和约尼在监狱门前不期而遇 我就觉得自己是属于约尼的了。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一天清晨的五点钟 我和斯蒂法妮·玛娃一同走出酒吧。斯蒂法妮喝得酩酊大醉 跌跌撞撞 我和玛娃搀扶她不稳。一下子我们三个人都摔倒在地。突然 我感到有只手抓住我 把我拽了起来。我睁开眼睛一看正是他。他先仔细打量了我一番 又审视我们三个人半天 接着扫了一眼监狱的牌子。从他的眼神里 我看出他什么都明白了。可这并没有激起他的精神来。他手一松，我一下子又跌在地上。

不管约尼对我的态度如何，我可是深深地爱着他。

跟一头肥猪似的布尔拎着一袋羊角面包，晃晃悠悠地朝我走过来。我对这个不正经的家伙喊道：

“你见不着约尼啦。”

“住嘴！”布尔骂骂咧咧。

我没理他 走到了马路拐角处的一家酒吧。这家酒吧是琳达和拉兹洛开的。我进去后要了一杯咖啡。酒吧里光线很暗。有些上了年纪的人正在一声不吭地喝着酒，收音机播送着当天的气象预报。

气象预报终归是气象预报。我可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不知道又过了几个时辰，我觉得身上不那么难受了。可却犯起了烟瘾，一摸口袋分文没有。夜里这帮阿飞着实把我折腾得够呛。此时，拉兹洛正在看报，眼镜滑到了鼻尖上。他一只手梳拢着那一头灰白头发。他虽已年过 70，可从不服老。

琳达从厨房探出头来，眉毛一挑，看见了我。琳达把头发染成了红棕色，梳成一个发髻盘在脑后。

“你在卡车下过的夜？”

“不，碰上了一帮阿飞，他们死死缠住我不放。”

“我的孩子，说不定哪天你会落在这帮家伙的魔掌中。他们会杀死你的。你干的那活计已今非昔比，别再干了。听我的，没错。”

“我想再等等，也可能还有演出机会。”我低声回答着。

琳达从厨房走了出来。她的背驼得很厉害，小腹处堆满了脂肪，但气色不错。她嘴很大，双唇红润。她那双黑眼透着对我的了解。

“鲍，那帮家伙不会饶过你的。你必须改变现在这种处境。你要去看看医生，要好好休息，恢复体力。医生们可不希望检查出你患了艾滋病。”

“我没病。在里边，人们为我做过体检。”

里边指的就是监狱里边的一间灰白色的诊所。在我被关押的三年里，监狱成了我的住所。现在我已出狱半年了，没有活儿干，两手空空。而约尼又是那样折磨我。我耐着性子继续听琳达往下说：

“你说你没病，可有人说你有病，这不跟你病了差不多。有钱人要看的就是人妖穿着金箔闪闪发光的衣服，一个个浓妆艳抹，摇着腰身，扭着屁股在舞台上狂舞。你以为我们特想在那群人妖中看到你，自从你和那个坏家伙频繁来往后，你

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很少去看他 真的 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

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竭力让自己相信对琳达讲的话都是真的。

“鲍 这家伙很危险。琳达我比你年长 你听我的没错。你觉得那家伙给阿尔玛尼或者给羽高·鲍丝侍候换装的活儿是正经人干的吗？那家伙住在那么一间破房里正常吗？”

“怎么不正常 说白了不就是有份活儿干么。他干的活儿就是侍候别人穿衣服。说真的 他对干这种活儿才不在乎呢...

琳达听我这么一说 不禁笑了起来。她浑身的肥肉随着这笑声也一抖一颤的。她用手拍拍我的头说：

“你真的迷上他了 我说 亲爱的 来 喝两杯威士忌。”

琳达给我递过两杯斟得满满的威士忌酒。而我却两眼贪婪地盯上了她的香烟。琳达见此情景便递给了我一根香烟。我接过深深吸了一口，感觉舒服极了。

“莫萨刚才来过这儿。琳达接茬又说，他还向我打听起你呢。”

“什么事？”

“他问起你住的那栋楼 你眼下常去见的那个人 还有什么药啊、病啊.....”

“还有呢？”

“就这些。”

我和琳达沉默了片刻 喝完了杯中酒。我看得出莫萨和琳达很是替我担心。我特别喜欢琳达 尽管她有些唠唠叨叨。假如我设想当一位母亲的话 假如人们对我说：“喂 鲍 怎么样，做母亲吧 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是个实实在在、合乎情理的选择.....”我觉得真得找一个像琳达所说的那种人。

又有一些顾客走进店里 琳达转身回到柜台上。想当初我不得已离开我那间陋室时，琳达就曾建议我把衣物存在她酒吧的五层阁楼里。她太了解一个人流落街头是个什么滋味了。当盖世太保的车强行将她父母和兄弟带走的时候 琳达那时才 10 岁。她是躲在一扇大门后看着父母离去的。一些好心姐妹开设的寄宿学校收留了琳达。而且她们给琳达制作了一份洗礼证书。在寄宿学校里 琳达度过了战争结束前的那段时光。

要是我小时候也能由这些好心姐姐抚养那该有多开心，闻着房间里散发着的地板蜡的气味，睡在熨得平平整整的床单上 穿着海军蓝的裙子与小伙伴们窃窃私语走进教堂 心中荡漾着难以抑制的欢笑，低垂着双眼从男孩子身边轻轻走过。我也特想看着自己亲爱的爸爸、妈妈爬上盖世太保的卡车。

“你肯定你们去奥斯维辛吗？”我问一名纳粹军官。

“当然 别害怕 小孩！”那军官边说 边把我拉到他披着粗呢子毛毯的身旁……

唉 我这是想到哪去了。

琳达酒吧的阁楼十分简陋。里面有一个小洗手间，一张单人床，一扇天窗。我很喜欢这儿。我在洗手间里洗过手 又擦了把脸 漱了漱口 发现牙床出了点血 但牙齿没受什么损伤。我用消毒水擦擦牙床 血很快被止住。然后我又梳梳头 特意用头发把青紫色的鬓角遮上。说实话我真是皮包骨了。喉结很显眼 让人目不忍睹。我那件背心被弄脏、撕破 布条沾满血迹挂在两肋。可能是由于我太饿的缘故 吃饭的欲望竟让我想到要去割麦子。我生活的勇气和生活的渴望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约尼。琳达讲的在理 我是得冷静地考虑一下了。我需要在一家文艺团体找份儿工作。我不想继续在加油站干了。我渴望翩

翩起舞 展示自己的美貌和性感。我想成为一个女人 ,一个约尼需要的女人。

鲍 , 换个话题好不好。看看你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的 , 摸摸你肋上的伤痕吧 , 再看看小腿上撕破的皮。你喜欢这副相 可怜的傻瓜 ?

说真的 我才不在乎这些呢。

我突然记起今天应是星期二 该是我去警察局的日子。星期二 都星期二啦 我来不及化妆 脱去撕破的背心 穿上一件菜绿色的套头衫 又换上一条牛仔裤 便走下楼来。

我喝完一杯威士忌 看看柜台上方那架老式挂钟 时针指着 8 点 45 分。这是三月里一个灰蒙蒙的早晨。

“ 琳达 , 今天是星期几 ? ”

“ 星期二。 ” 琳达一边回答我一边给身旁的管工递过去一升啤酒 , 是不是又到了去见你的监督员的日子 ? ”

“ 对 , 我就去。再见。 ”

“ 再见 亲爱的 ! ” 琳达对我说。那管工满嘴啤酒沫子 向我投来一种嘲讽的目光。

## 第 2 章

屋外，下着濛濛细雨。我拉上了茄克衫的拉链。上周我还穿着的一件高档马海毛套头衫也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每两个星期得去见一次我的司法监督员。他要查实一下我是否还在吸毒。他会问我是否找到了工作，是否把证件寄给了国家就业管理处，对能出狱是否感到高兴，出狱后能否照料自己……我的监督员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我对他总是彬彬有礼。他们提前两年释放了我。

有时我又想起我杀死的那个家伙，想起小刀捅进他肚子时的那种痛苦表情。我本不想这么干，可当时那家伙威胁要用玻璃瓶毁我面容。他力气比我大，用劲按我，逼得我抓起了桌上的一把餐刀，一把特钝的餐刀。我根本就没想到这把钝刀竟能杀人，可是……人们告诉我那刀捅到了他的肝脏上。酒吧的老板做出了有利于我的旁证。

这是我第一次杀人。当警察来到酒吧查看现场时，我见那家伙的眼珠跟玻璃球似的。在牢房里，我常常回忆起这情景。当时，我是多么想把手伸进他的目光，使他重新回到这个世上，就像人们把落水的人救上岸一样。我真是这么想的。可我不相信死去的那家伙会相信我是这么想的。

我来到警察局大楼。旗杆上的国旗在濛濛细雨中垂挂着。我推开大门与值班的人打了声招呼 可他没理睬我。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阴沉着脸 显得疲惫不堪。我绕着他们走了过去。见几个带着胡子茬的男人坐在脏乎乎的长条椅上 电梯旁撒了一地的烟灰。我乘电梯上到了五楼。打字机发出的劈劈啪啪的声音不绝于耳 走廊里穿便衣的警察来来往往。我估摸着又发生了新的案子。我走到 38 号办公室，敲敲门，没人应声。我再敲 还是没有回音。于是我试着推开门 但门锁着。我看看四周想问问是怎么回事。此刻墙上的挂钟正指着九点一刻。我突然发现莫萨，他正低头喝着矿泉水，一抬头跟我打了个照面。

“你白来一趟吧！”莫萨边说边用芥末黄的衬衫袖子擦嘴。

“我是走了三公里来的！”

莫萨知道我最多也就走了一公里，因此他对我夸大其辞很不高兴。

“你的确让人不放心。”莫萨不满地说。

我也没好气地用手指指那扇锁着的门：

“德瑞克他可能预先有安排！”

“大概是受了伤吧。他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我盯住莫萨，心里问自己莫萨是否在开玩笑。莫萨咧嘴笑了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他差点儿死了 你知道吗 我的年轻人 两小时前 人们在他家里找到了他。他前妻认为德瑞克在那个钟点已经去上班了，便带着那把没交出的房门钥匙偷偷来到德瑞克的住处搬电视机。那女人按完防盗门铃 见没人应声 打开房门便闯了进去。屋内景象着实让她大吃一惊 老德瑞克躺在厨房的地上 两眼翻白。他曾试图打开管道煤气自杀。”莫萨惋惜地说。